

楚知道中國共產黨對它們所進行的滲透、顛覆與侵略活動。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菲律賓代表在他向大會發表的演說中也曾清楚表示過他的政府在這一方面所感到的憂慮。

一一四．關於這些事，中國共產黨自己倒比較在這個大會堂中為他們講話的那些人更為坦白。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六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刊物中有一篇題目是“列寧主義萬歲！”的文章，竟然毫不含糊地宣稱，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某些戰爭還是大有好處的。毛澤東陰險、冷靜地估計，在一場核子戰爭中，即使中國喪失了三萬萬人口，中國共產政權還是可以在戰後成為全世界人口最衆多、最強大的國家。

一一五．常常有人辯稱，假如沒有中國共產黨參加聯合國的工作，裁軍就無法達成。提出這一類的論點，據說是為了正視現實。請問，在本會堂中真的有人相信中國共產黨參加之後，會促成裁軍嗎？恰巧相反。在目前，中國共產黨甚至還比他們的俄國同志們

還要好戰，這倒也真是很難使人相信的事情。他們為蘇聯的恢復核試驗而喝采。關於視察與管制這兩點，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根本就採取了同一的立場。

一一六．我已經說過，讓中國共產黨進入聯合國將會給共產政權增加政治威望，使它能夠繼續壓迫中國人民。同樣明顯的，讓中國共產黨入會也將增加他們的國際威望，使他們能夠利用這種威望來恫嚇與征服中國的鄰邦。這些都是讓中國共產黨入會以後所無可避免的後果。

一一七．我們現在所辯論的問題不止影響到東亞人民的命運，這個問題也可說是對於聯合國本身的一場考驗。大會就本問題所作成的決定，將告訴全世界本組織到底是否還是維護憲章所揭櫫的一些原則。

一一八．我確信，出席大會第十六屆會的代表們，不會容許本組織被蘇聯所利用、作為一場外交戰的工具，來擴展新的蘇聯殖民帝國的勢力。我也確信，聯合國將忠實信守憲章所揭櫫的理想與原則。

午後一時十五分散會

A/PV 1069

## 第一〇六九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五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 議程項目九十及九十一

#### 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問題(續前)

####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 合法權利(續前)

一．Mr. STEVENSON (美利堅合衆國)：大會現在要審議的是關於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這是一個對於整個世界、對於世界歷史都很為重要的問題。

二．我們所處的時代，正當日益擴展的國際大家庭再次致力於使聯合國憲章的理想實現，也就是創造一個免於受到戰爭威脅、共同合作、維持同等尊嚴並相互容忍，使整個人類能夠過更美好生活的一個國際社會。本大會的會員來自四面八方，意見儘管不同，但是終究還是這種超然理想的具體象徵與直接表現——雖然還不能算是十全十美。

三．為了致力於這種理想的實現，我們就中國代表權所作成的決定將產生重大的影響。因為這不僅關涉到某些代表團的地位問題。也不僅祇是了解或反映出當前局勢下的實力地位。問題的關鍵是在於如何能使偉大的中國人民——他們已因歷史的悲劇而被迫離開了他們自己的傳統，甚至還被引導着與國際社會進行戰爭——依照他們自己的願望自求生存，並與世界上的其他人民互相容忍地和平相處。

四．我們都知道，這個問題是有一段很長的歷史的。在過去十二年，也就是自從共產軍隊征服中國大陸，以及中華民國將其政府遷移至臺北以後，國際社會就一直遭遇到許多非常繁複困擾的問題。其中大部分的問題都是起因於中國共產黨的軍事侵略行動——這些侵略行動的對象是韓國、是在海島上避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西藏、還有南亞與東南亞。

五．用最簡單的話來說，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實施這些侵略行動、十二年來一直蠻橫地蔑視聯合國原

則與大會各決議案，並對一些奉公守法的會員國家所提的勸告充耳不聞的權力當局——也就是好戰成性的這一個權力當局，卻主張有權在這裏取得中國的席位，並要求我們把中華民國的代表從聯合國中驅逐出去。

六．從世界政治與道義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更因為一項事實而增加了嚴重性；事實就是，自從一九四五年創立以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始終都由該政府派遣代表出席，盡忠職守——都是由一個守法政府的代表出席，他們在最艱困的環境下，還是克盡職守，忠誠於聯合國，對於這樣的一個政府根本就沒有可以特別抱怨之處，更不用說要將它驅逐了。

七．美國相信——美國自始就相信——假如聯合國讓一個侵略成性、不知悔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取代中華民國，那將是一個可悲的、甚至還可能是無可挽救的錯誤。我知道，有時候有人會指責我們“不現實”，甚至說我們——引用一些熟知的字句——“忽略了六萬萬人民的存在”。

八．在我們看來，這種指責實在是很可怪的。我國的軍隊與聯合國其他國家的軍隊在朝鮮與來自中國大陸的一支龐大的侵略軍作戰幾達三年。我國的交涉人員曾經盡其所能在板門店、日內瓦、華沙與北京的使者進行商談，已經十年。我敢說，沒有一個國家比我們更知道這些人民的存在了。

九．我認爲，更公道的說法應該是，假如本大會接納了北京的要求，在聯合國中驅逐並取代中華民國，那將是很不現實，而且還是很危險的；這樣做就等於是忽視了治理六萬萬人民的統治者的好戰性格，與侵略行爲，他們將戰爭的無可避免當作是至高無上的信念，並且拒絕放棄使用武力。

一〇．要正確地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顧到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時代的背景。這是一個正在發生革命大變動的時代。我們無法看到這種變動的終極將是怎麼樣的情形。由於這種戲劇性的急劇變動，歷史上輝煌的帝國時代已經接近尾聲。在聯合國的會員國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會員都是在聯合國本身創立以後達成獨立的。今天，這些國家與所有其他自由與有抱負的國家在一起，致力於發展它們的經濟、訓練它們的人民，使它們的獨立可以進入更完善的境地。它們已經在國際社會中，以及在本組織的工作上，發生了重要作用。

一一．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如此龐大的規模上，我們看到一個帝國主義制度不經過狂暴動亂而宣告結束，而代之而起的並不是另一個大帝國，而是那些主要是經由和平方式而興起的新的獨立國家的出現——它們都成爲一個世界社會的平等成員。

一二．就傳統與立場來說，那個社會可說是很紛歧的，現代的世界越來越小，相互間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我們互相依賴的地方卻又越來越多——戰爭的後果是如此可怕——我們在本大會集合的全體代表們必須更加奮發，如憲章所載，決心“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因為有了國際社會，纔可以有獨立——同時也祇有力行容恕，社會纔能夠存在。

一三．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大變動之一：一場爭取解放，並充滿了希望的驚心動魄的革命。但是本世紀也帶來了由於過去的不公允現象與世界戰爭的混亂局面所激成的更險惡的革命。這類運動曾經帶來了不少好戰的國家——帶來了今代的戰禍。這些政權的特色不是民主，而是獨裁；它們所關心的不是人民，而是權力；不是如何取得人民的同意，而是如何控制人民；不是互相忍讓，而是製造仇恨、散佈謊言與進行無休止的鬭爭。它們在名義上，或思想上容有不同，可是實際的本質還是一樣的。

一四．這些獨裁政權的特性，在具體表現上的規模之大、之徹底，實在無過於在共產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了。那個政權用恫嚇、飢餓、無休止的煽動——並經由甚至連與之聯盟的共產國家也看不順眼的所謂公社制度——把原有的輝煌燦爛的文化轉化爲一個祇有單調的軍事生活與鐵的紀律的社會。日以繼夜地經由牆報、擴音器與對羣衆的宣傳，使人民經常記住他們有責任要仇視外國敵人。

一五．在國際間中國共產黨也帶來了同樣的傲慢態度、嚴厲控制與侵略本性。不少人希望他們在結束了對朝鮮的侵犯以後，會從此放棄征服外國的意念。可是他們卻策動、並供應物資，使北越變成共產；他們又重新對臺灣進行戰爭的威脅；他們以武力征服廢止了西藏的自治；他們更在自己的南部邊界全面擴展新領土。他們推行所有這些政策至今未已，使人回想到早先中國專制帝王的作爲，除此以外，他們還想利用僑居海外的數百萬中國人充任他們的政治企圖的代理人。

一六．事實上，這些現代的中國帝國主義者的所作所爲，已經決非他們的老前輩歷代帝王的夢想所及。今天在共產中國有來自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的青年

人都在游擊戰術的訓練中心接受如何進行顛覆破壞與游擊戰爭的訓練，預備日後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學以致用。這就是毛澤東稱之為“在農業地區的持久革命戰爭”的戰術，這種戰術已經成為共產中國對全世界的主要出口品之一——而且已經不再是“無形的出口”了。

一七．對於這一類的活動，我們接有確切的情報。舉例來說，有六個喀麥隆共和國的青年在一九六〇年偷偷地自他們的國家去到中國大陸，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他們的證詞。他們是在六月九日抵達中國的，離開的日期則為八月三十日。在此期間，他們在北京郊外的一所軍事學校裏，接受了由操法語的教官所教導的為期十個星期的課程。從這些人帶回來的章程，我們看到這所教育機關的課程包括有這樣的項目——唸出來倒是怪有趣的：爆炸品與手榴彈的正確使用；如何計劃破壞活動；如何對房屋、鐵軌、橋樑、坦克、大砲、卡車、拖拉機等使用爆炸物；如何自容易取得的材料製成爆炸品；地雷與手榴彈的製造與使用；半自動步槍與卡賓槍的使用；游擊戰、埋伏、對交通線的襲擊等等的理論與實踐。此外，還有政治性的講演，題目是“人民戰爭”、“黨”、“統一戰線”，當然還有“帝國主義不過是紙老虎”。

一八．附帶可以一提，這是訓練喀麥隆人的一系列課程中的第四項課程，教導他們如何作戰去推翻他們自己的由非洲人所組成的主權政府，而不是推翻歐洲殖民統治者，因為這類統治早已結束了。

一九．這樣的侵略好戰，蓄意要在其他國家進行顛覆與干涉，真可說是違背了文明世界的所有規則；但是這與北京統治者的觀感與目標卻是完全一致的。中國共產主義的最高領袖，毛澤東，用下面的話歸納了他的世界觀：“什麼事情都得要靠槍桿子纔能成功”。現在再引證他的話：“革命的主要責任與最高形式就是以武力奪取政權，以及以戰爭方式解決問題。馬列主義的這項原則是普遍正確的，不管是在中國或是在外國，這項原則是一成不變的。”

二〇．南斯拉夫的狄托總統知道這項醉心暴力的教條曾被發揮到怎麼樣的程度。一九五八年，在向南斯拉夫人民發表演說時，他曾說過“中國的一些領導人”曾經輕描淡寫、滿不在乎地揚言“在任何可能發生的戰爭中……仍然會剩下三萬萬人；那就是說，三萬萬人會因戰爭而死亡，剩下來的還有三萬萬人……”。

二一．在今天這個時代，全世界凡是明白事理的人一想到核子戰爭就害怕與憎厭，但是那些中國的共

產思想家們卻與眾不同，大言不慚地說，在這樣的一次戰爭以後，“在死去了的帝國主義的廢墟之上，勝利的人民會以飛快的速度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要高出千萬倍的文化，並為他們自己建設一個真正美好的將來”。

二二．事實上，祇在三個月以前，這些中國的共產領袖們就曾正式把蘇聯恢復在大氣層進行核試驗說成是“對所有爭取世界和平的人民的一種有力鼓勵”。世界和平的觀念竟會出奇到這種樣子！

二三．平常的行為是如此乖張，再加上醉心暴亂與熱中革命的哲學，這個政權在成立十二年以後，仍然未能與全世界幾乎三分之二國家的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也就無足驚奇了。人們不禁要問，這樣一個好戰成性的政權所派遣的代表對於我們在聯合國中所遇到的許多棘手問題的解決，又將能作出些什麼貢獻。

二四．我相信，這些事實已經足夠顯示共產中國是如何鮮明地背離了我們憲章所孕育的進步與和平的方向，也就是世界社會所共同致力的方向。在其目前的形態下，共產中國是對於人類以其自己選擇的方式爭取改善命運——甚至可能是對於人類的根本存亡——的一個重大而危險的威脅。這個政權的巨大力量、狂妄的野心、以及對人類價值的輕視，使它成為世界上的一個主要問題。

二五．然則應該怎麼樣處理這個問題呢？尤其是聯合國應該做些什麼呢？

二六．實際上，這是一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問題。那就是，那些以忍讓謙和為本、那些相信“以德報怨”的人，究竟應該如何對一些狂妄傲慢、好戰成性、仇視異己的人作正當的答覆呢？假如以同樣的排除異己的態度來對待他們，那就有背於我們自己所信奉的人道價值。但是，假如低頭屈從或是閉着眼睛認為這種錯誤不能算是真的錯誤，那也是對和平世界的前途所賴以存在的一些制度有損害的。

二七．有些人承認中國共產黨的侵略行為是非法的，但是卻相信聯合國可以容許這個肆無忌憚的國家加入，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國際社會的控制——或至少受到影響。他們認為讓共產中國參加聯合國，就可以做到這一點。他們告訴我們說，經由這樣步驟，這些現代帝國的締造者遲早總會因為在聯合國內交換意見與調和利害關係的原故而放棄他們的好戰性格，使他們接受法治，在國際間和好相處。

二八. 這是一項很重要的意見，我有意認真的加以探討。當然我們對於爭取反對派，即使是死硬到底的反對派，也決不能放棄希望，表示灰心。可是，從切身經驗所得的理智卻迫使我們不得不對過高的期望存有戒心。我可以舉出具有特別重要性的四個主要理由，我萬分真誠地籲請大會仔細地思考這些理由，因為聯合國的整個前途也與此大有關係。

二九. 我要舉出的第一點是，一旦採行了某些人所主張的這個步驟，再要倒退回來，就不可能了。我們不能嘗試一下，看到情形不對，就打消原意。要依據憲章開除一個會員國，是非常的難，真是難上加難，我們必須假定，北京的代表們一旦來到我們中間，那末不管是好是壞，總要天長地久的廝守下去。

三〇. 第二，一個像北京政權那樣使用惡毒言語與粗暴行動的國家，假如一旦能夠進入聯合國，那末從它與聯合國周旋的經驗，不但不會悔改，甚至還會變本加厲地使用恫嚇，並施展出新的花樣，本組織今天正處於歷史發展的緊要關頭，假如事情真的演變到這種地步，影響所及，又會是多麼的不幸，使人們多麼的灰心。

三一. 第三，在繼續違反與敵視憲章原則的情況下容許這個政權加入，將嚴重影響到公眾對於聯合國的信心——我可以告訴諸位，美國人民的信心必將因而動搖——祇此一點就會大大地削弱了本組織的力量。

三二. 無論怎樣的漫不經心，大會總不能不考慮到，現在並沒有任何跡象或事實證明那個政權有意使它的行動配合憲章。事實上，所有的跡象都指向反對的方向。北京當局對聯合國所表示的，祇是輕蔑。他們對聯合國肆意毀謗，並侮辱其會員國家。他們拒絕在臺灣海峽放棄使用武力。他們繼續侵犯其他國家的領土完整。他們看來甚至與蘇聯也不能和好相處。

三三. 第四，我特別要強調指出，並提請諸位代表們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自己曾明白提出過的一些條件，要在這些條件完備以後，他們纔願意在聯合國中接受席位。我現在引證他們的總理周恩來的話：

“聯合國必須驅逐蔣介石集團，並恢復中國的合法權利，不然中國就不可能與聯合國發生任何關係。”

三四. 在這樣簡短的一句話中就有着兩項無法接受的要求。第一項是我們應該自聯合國中驅逐中華民

國。第二，“恢復中國的合法權利”，從北京過去一再堅持的要求，可以知道此項要求的唯一含意是：聯合國應該屈從共產中國征服臺灣與居住該地的一千一百萬人民的企圖，幫助他們推翻並消滅中華民國的獨立政府。

三五. 這類要求的荒唐侮慢，真是駭人聽聞。要求我們驅逐，要求我們從旁贊助把它被征服與推翻的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一個創始會員國。它在本組織中的權利自一九四五年憲章起草、通過及生效起，就已繼續不斷的存在，以至於現在。

三六. 中華民國是本組織的一個創始會員國。中華民國的席位現在並不出缺；現在有人出席，並且應該繼續的讓中華民國政府的幹練代表們出席。

三七. 至於以武力剝奪了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的統治，因而其實際管治的地區已經大大縮小，這項事實也決不能作為驅逐該國的理由，或是變更那個政府合法的權利。

三八. 在法律上講，中華民國政府的權力及於中國全境。目前受到它的有效管轄的地區也在一萬四千方哩以上，這個面積較諸阿爾巴尼亞、比利時、賽普勒斯、薩爾瓦多、海地、以色列、黎巴嫩或盧森堡的領土面積還要大，所有這些國家都是聯合國的會員國。這個政府所管轄的人民也在一千一百萬人以上，也可以說，比較六十五個聯合國會員國家領土內的人民都要多。換句話說，在它有效統治下的人民，比較派遣代表在此出席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政府在法律上所管轄的人民的數字還要多。在它治理之下，無論就經濟或社會的意義來說，人民的生活水平之高，在全亞洲可說是數一數二的，較諸今日中國大陸的生活水平，那更是不知高出了多少倍。中華民國政府所推行的進步的農業政策，及其在政治上、經濟上與文化事務方面所取得的進展與北京統治者所推行的那些政策相較，那更是不啻天壤；在北京統治下的大陸人民除了遭受壓迫、加入公社、挨受飢餓與殘暴的統治以外，簡直是一無所有，命運也真是够悲慘的了。

三九. 所有在聯合國與中華民國的代表們共事過的人士都知道他們的人格之高尚，他們對於我們全都尊敬的憲章的忠誠，他們的崇高的行為準則，他們隨時隨地都維持着尊嚴與禮貌，他們在工作上的貢獻，以及他們始終信守聯合國的原則，並期待本組織的成功。

四〇. 可知要把中華民國驅逐的這層意思，實在可說是荒謬，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我們對於北京所提的另一個條件——聯合國站開，讓他們征服臺灣與居住該地的一千一百萬人民——到底又作何感想呢？在實際效果上，北京等於是在要求聯合國事先批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其規模可說是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當然，聯合國決不能愚蠢到這樣的程度。

四一. 就這件事來說，在許多爭點之中，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聯合國到底是否應該將中華民國從本組織驅逐出去，以便讓好戰成性、不斷進行侵略的一個政權來取得席位。問題也就是我們是否有意放棄憲章的規定，就是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家都應該是愛好和平的，並且無聲無息的使目前還在臺灣過着自由生活的那些中國人民受到一場侵略性的流血戰爭的災禍。蘇聯提案等於是在邀請發動侵略戰爭，這對於聯合國的聲譽將是一個多麼可悲的打擊。

四二. 在此情形，美國真誠相信，目前決非認為真考慮“讓共產中國加入聯合國”的時機。事實上，並沒有任何根據可以採取這樣的一個步驟。我們相信，我們首先必須採取相反的步驟，那便是，我們必須想方法使聯合國——聯合國的法律與精神——重新回到中國的全境。

四三. 問題的根源自始就祇是中國共產黨統治者們的敵視、不仁與看來是頑固不化的思想。讓那些主張北京加入聯合國的會員們設法對這些統治者們盡量運用他們與人為善的影響力吧，希望這樣能夠勸使這些人接受國際社會的行為準則。讓那些統治者們響應此類呼籲；讓他們不要再把他們的要求強加於本組織；讓他們停止直接與間接的侵略，或是作出侵略的恫嚇；讓他們對別人的權利表示尊重；讓他們承認並接受他們的鄰邦的獨立與不同的文化與社會制度吧。

四四. 因此，大會應該宣布這個關於中國代表權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讓我們重再肯定大會在十一年前所採取的立場〔決議案三九六(五)〕，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應依憲章宗旨與原則……予以審議”。

四五. 這件事與世界和平及亞洲前途有非常重大的關係，所以問題並不單純是應否讓北京的代表在大會中佔有一席之地。較此更為重要的是，是否會讓以和平與容忍為最高宗旨的聯合國在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其應有的地位。

四六. 今天，北京的統治者們仍然在反覆地講述着毛澤東的鐵的信條：“一切政治權力都是靠着槍桿子而來的。”假如當初服從這樣的信條，那末聯合國根本就不會成立，而整個世界也早就會充滿了死亡的原子塵。這個信條已經是過時的了，能够早一天放棄，早一天讓中國人民重新推行他們傳統的和平政策，對於全世界也更好。

四七. 美國將投票反對蘇聯決議草案[A/L.360]，並全力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繼續參加聯合國的工作。

四八. 在聯合國今年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中，沒有問題會比這個問題給本組織的前途帶來更嚴重的後果。當前情勢的任何變更所能帶來的重大影響，是不言自明的。因此，美國今天參加澳大利亞、哥倫比亞、義大利與日本各國代表團提出一件決議草案[A/L.372]，依據該草案，大會決定將任何要變更中國代表權的提案認為是憲章所指的一項重要問題。事實上，也不會有能說這樣的一個提案是不重要的，我們相信大會以大多數贊成我們所提的決議草案。

四九. Mr. Nhiek TIOULONG (柬埔寨)：柬埔寨代表團很高興能看到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被列入議程。許多年來，祇是爲了程序上的搬演手法，而不是爲了什麼實質上的理由，這個問題始終不能在大會提出討論。這次紐西蘭主動請求把這個項目列入議程〔參閱文件 A/4873〕，顯示出即使前此一直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聯合國的那些國家也理解到，現在已經應該放棄過去年復一年地推行的那種不現實政策，也就是憑着純粹是程序上的理由阻撓使這個國際生活中最爲重要的問題經由討論而得到解決。

五〇. 好幾年來，柬埔寨一直都對一年一度地展延對這個重要問題的辯論的那種不够現實的態度表示不滿。一九五八年，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親王，來到這個講臺發言〔第七五四次會議〕時，曾經很清楚的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出席聯合國，是最爲不幸的，並且使重大的國際問題也因而不能獲致解決。柬埔寨代表團今天發言，要再次提請諸位注意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願提出前幾年柬埔寨國家元首所已經提出過的論點，以及今年又提出過的那些理由〔第一〇一次會議〕。我國代表團所代表的是一個人口祇有五百萬的非常小的中立和平國家，我們這樣做決不是有意要介入兩大陣營間的任何爭執。首先，我們知道我們的國家是這樣小，我

們介身其間，決不會產生什麼影響。第二，我們的中立政策——意思就是保持公允——以及我們對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誼——對於他們的思想與政府制度我們全都尊重——都使我們也不可能在這場爭執中作左右袒。

五一．可是，作為我們所信賴與尊敬的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家，我們負有責任對本問題的審議勉力提出貢獻；我們認為當前這個問題與世界和平是有非常重要的關係的。此外，由於所處地理環境，柬埔寨也是與本問題最有直接關係的一些國家中的一個。因為我們的邊界與兩個世界都接壤；毗連地帶也是敵對陣營間進行“熱戰”與“冷戰”的一個最為敏感的地區，我們在許多方面都因而蒙受災害，就東南亞人民所必須應付的情勢來說，我國真可說是首當其衝，可以看得到的事實。

五二．因此，自從加入聯合國以來，柬埔寨就一直就特別注意於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這個國家不但是我們的鄰邦，而且柬埔寨王國與該國和平相處已經有一千多年。我們從對於安哥(Angkor)時期的克麥(Khmer)文化的歷史有很大價值的文件中知道此項事實；這些文件都是由中國朝廷派駐柬埔寨王朝的大使所遺留下來的，其中描述了他在十二世紀時留駐安哥瓦特(Angkor-Vat)的生活情形。此種關係除了在一個短期間內，由於外國統治而宣告中斷以外，幾年前，也就是在一九五六年，當柬埔寨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後，又繼續恢復了。今天住居在柬埔寨的中國人有三十五萬人，他們積極進取，過着很富裕的生活。

五三．所有這些事實都說明了為什麼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對我們有這樣深切的關係，以及中國問題對我們是如何的真切。我們認為過去多年來聯合國排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舉動應該終止了。那個政府被排除的結果已經產生了不少憤恨與敵意，又因為所排除的是擁有七萬萬勤勞人民的國家，這個國家很快就會成為世界上第一流的強國，因而這種情形更是說不過去。由於這種排除所引起的另一影響是使中國的態度更趨強硬，我們仍能記得，在過去不久，在臺灣海峽及其他地區都發生了許多次的危機。假如我們要在這個世界製造有利的氣氛，以便就當前一些最迫切的問題進行談判，我們就必須盡其所能避免這些危機重新出現，或更為加劇；我所指的一些問題就是裁軍與停止核試驗及熱核試驗。

五四．當我們講到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時，我們不能忘記那些到現在為止頑強地反對中國加入的那些人士所提出來的論點。有些人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朝鮮以武力對抗聯合國軍隊，因而已經自己坐罪，假如讓它加入本組織，那就祇會使東西雙方的爭執更形尖銳化。我們不能同意此項見解。相反的，我們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一旦進入聯合國，就會很明智地自動遵行憲章對每一會員國家所規定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但會取得權利，而且也會擔負起每一個會員國家——不管大小——所有的義務。作為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中國將承擔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一切責任並向其他會員國家負責。我國代表團認為，這就是讓中國加入本組織的一個很大的好處。假如我們把這一點與因歧視中國而帶來的許多壞處比較起來，那就尤其可以顯出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好處。現在要問的是，到底有些什麼壞處呢？

五五．假如有效管制中國大陸的北京政府為聯合國所忽視，或甚至斥責為非法，那末該政府就能够、而且也當然有權不顧我們所作出的一切決定與通過的一切決議案。就當前世界的許多重大問題來說，這種情勢實在是非常危險的。

五六．就以裁軍問題來說吧，什麼人能夠否認，假如能夠就裁軍問題締訂任何協定，可是擁有龐大而不受管制的軍事潛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不是締約國，那末這個協定的力量就會被大大的削弱，即使不致喪失大部分的效力？假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隨心所欲地採取行動，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卻受到一項普遍徹底裁軍協定的拘束，那末哪一個國家——尤其是作為中國鄰邦的那些亞洲國家——能夠感到安全呢？

五七．讓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某些有資格的權威方面所表示的意見認為中國不久就可以製造原子彈。試問，到了那個時候，假如沒有中國的參加，一項關於核與熱核軍備的協定又有什麼用呢？假如中國可以利用其廣大的土地，並運用其科學家的才智與資源，為中國自身或接受一個友邦國家的請求而繼續進行研究與試驗，那末試問，核武器的試驗又怎麼能在全世界停止呢？前幾天我在報上看到有一位西方領袖曾經這樣說，西方國家與蘇聯一旦簽訂了一項裁軍協定，中國就可以參加為一個共同簽署國，因而也就必須遵行該協定所規定的各項義務。這種說法當然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因為中國如果在就協定進行討論與磋商的時候被排除，那末它當然就有權拒絕承擔這種條約下所



規定的義務。這種不够現實、不够冷靜的態度也幫助延長了對中國代表權問題所產生的誤解。現在已經是應該消除此種誤解的時候了。

五八. 無疑的，中國國家受到人民的擁護，擁有龐大的農業與工業潛能，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它總將在世界事務上發生重大的作用。北京政府在其國家疆界以內行使真實有效的統治權，而這種權力的行使也已為全國人民所接受。中國在本大會有其應有的地位，假如我們願意使本組織成為和平與世界協和的工具，我們就不應該再把中國擋在門外。

五九. 我同時也想到了聯合國所應具有的普遍性格。有些人說，聯合國並不是一個世界性的超級議會，而應該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團體，祇有符合於某些條件的國家纔可以加入。這些人士忘記了一項基本事實，就是本組織的創始人原來的意思主要是使這個組織包括整個世界。我們堅決相信，聯合國憲章在組織問題上，對於新會員國的入會是一點也不含混的。本組織使命的根本性質就是應該包羅萬象。假如聯合國被認為是一個愛好和平國家的團體，那末我們就應該立下規則，不但阻止被認為不配參加的國家加入，而且也應該把那些由於其政策與行動而不再具有參加資格、但卻已經成為會員國的國家開除出去。

六〇. 另一些人藉口過去所發生的事情，說中國並不具備加入我們的團體所必需的條件。我們相信，要查考一些國家在過去的所作所為，是很危險、很不妥當的，因為假如一一考查在加入聯合國以前所有的行為，那末許多國家都可以受到同樣的批評。我們認為，更聰明的辦法是去判斷一些國家在未來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以及在上所能發生的影響力，由於現代科學技術的日新又新，我們的世界已經變得越來越小了。我們確信，中國在未來的年代一定會發生巨大作用的。

六一. 最後，有些反對中國的人為了替自己的立場辯護，就提到了西藏事件與印度與中國間的邊界糾紛。難道他們已經忘了身為邊界糾紛的當事一方，而且也是最有資格判斷西藏情勢的印度，也告訴我們說它仍然相信中國應該被准許加入本組織？我們相信，假如我們把反對中國的那些人憑着理論上的考慮，而且有時還是意氣用事的一些意見，與作為中國的一個鄰邦，而且也與我們一樣的深切關懷和平的印度的見解來比較，那末印度的見解應該是更為可取的。

六二. 當然，如果對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作詳盡討論，一定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反應。這個問題牽涉到許多政治上、感情上與道義上的因素，而且還影響到許多不同的關係方面的利益，所以要避免憤激的語言與頑固而不稍妥協的立場，是辦不到的；但不幸這也是很不現實的。我國代表團之所以要儘可能以客觀、公允與不偏頗的態度來對待這個問題，也就是這個原故。

六三. 我們認為，不願正視現實的態度是頗不妥當的。假如我們規避，並拒絕接受現實，我們也不能因此而避免未來的麻煩；相反的，我們祇能暫時展延問題的解決，甚至還可能使問題變得更為嚴重，使問題越來越多，以致到達更為不可收拾的境地。就目前這件事說，我們相信，聰明的辦法在於不要規避無可避免的事情。

六四. 柬埔寨代表團相信，除非一些最為強大的國家，首先是美國、蘇聯與中國能夠經由談判而解決它們之間的問題，根本也就談不上什麼世界和平。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大小國家，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努力促使各大國舉行和平會議，而不要讓各國分裂為敵對陣營，各自擁有其自身的領袖，以致使世界分裂，形成了互相鬭爭的集團。大家都知道，柬埔寨嚴格地推行中立政策，始終在非常艱困的環境下避免參加任何集團，即使是通常被稱為中立的那個集團也不參加。我們認為，把世界分裂為不同集團的唯一後果就是使國際間的衝突更形激烈，而設法使此類集團解散，應該是促使當前緊張局勢趨於緩和的一項最好辦法。

六五. 我已經說過，柬埔寨代表團始終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聯合國，因為我們相信不讓中國參加是害多利少。現在正當世界處於危急存亡的時代，繼續忽視擁有七萬萬公民的中國，同時卻相信可以沒有中國的協助而解決有關和平與戰爭的重大問題，不但是於事無補，而且也是很危險的。我們每年都經由我們的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表示贊成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本組織，也就是基於此項信念，我們抱着一個中立國家所應有的公正態度，一點也沒有感情用事。

六六. 在過去兩年中，本組織已經接納了十九個新會員國。聯合國准許這些國家參加，是完全正當的，全世界都因為能看到這些最後終於自外國殖民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非洲與亞洲的兄弟民族能夠在國際會議中取得席位而感到高興。可是，這不是使中國的

缺席更形觸目嗎？假如像我們那樣的人口祇有數百萬的小國家也能來到大會出席，我們就覺得在世界上擁有最多人口的國家反而被擯斥在本組織之外，實在是太不現實了。

六七. 我已經說過，假如要使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問題能夠得到解決，中國的參加是絕對必要的。我想，假如能舉出幾個最近的具體例子，也許是有益處的。

六八. 一九五四年，當所謂中印半島戰爭進入高潮，而戰爭的趨勢開始對越盟部隊有利的時候，曾經爲了要找尋方法終止那次戰爭而匆匆忙忙的召開過一次國際會議。<sup>1</sup> 九個國家被邀參加那次會議，這些國家是：寮國、南越南、北越南、美國、法蘭西、聯合王國、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柬埔寨。中國與一些西方大國的代表共同參加了那次會議，佔有其理所應有的席位。諸位當能記得，那次會議的結果是簽訂了終止中印半島戰爭的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議，<sup>2</sup> 中國在那次會議的工作中曾經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六九. 後來又在一九六一年五月——當寮國危險象環生，甚至可能變成全面衝突的時候——經我們的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的提議，一次新的擴大會議又在日內瓦召開。<sup>3</sup> 那次會議有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十四個國家參加。我本人與柬埔寨代表團曾有幸參加那兩次會議，我可以誠實證明，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在會議上確發揮了重大作用。

七〇. 當時爲什麼認爲必須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這些會議呢？理由很簡單，因爲當時一般認爲，而且是很合理地認爲，中國應該參加，認爲如果沒有中國的參加與同意，就不可能對這些問題作出任何決定。在那兩次國際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與法蘭西、聯合王國、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代表一同坐在會議桌上。所以，中國早已參加了由西方大國所出席的重要國際會議。現在就是這些大國卻反對中國出席本大會，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因爲聯合國所最爲關懷的問題，其重要性遠遠超過印度支那戰爭或是目前的寮國危機。我國深信，這些西方大國曾經兩度在日內瓦所表現過的現實態度應該使它們最後能夠同意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本組織，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sup>1</sup>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內瓦舉行的關於恢復中印半島和平問題會議。

<sup>2</sup> 協議於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簽字。

<sup>3</sup> 解決寮國問題會議，於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開幕。

七一. 在結束我的發言時，我要引述柬埔寨國家元首在第十五屆會時曾提出過的警告〔第八七七次會議〕，當時他說，本組織終將有一天不得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即使中國不能在目前參加聯合國，它也應該被邀參加國際間對當前最重要的一些問題——裁軍與停止核試驗——的解決。此外，西方國家的一些代表自己也曾承認，關於這兩個問題的一項條約必須包括中國，否則就無法生效。似此情形，不要再阻延中國參加本組織的工作，豈不是最爲明智的辦法嗎？因爲假如我們再事拖延，本組織可能會有一天不得不懇求中國前來出席，而不再是讓不讓中國參加的問題了。我們決不能讓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全都有責任維護聯合國的威望與權力。

七二. 主席：我現在請喀麥隆代表行使答辯權。

七三. Mr. BINDZI(喀麥隆)：我依據議事規則第一百十六條要求行使答辯權，是因爲今天下午有人發言時曾提到我國，我要就這些言語稍作辯正。有些很不幸的先例似乎一再地發生。我國代表團感到很是窘迫，就如最近古巴代表團在安全理事會控訴美國侵略時，提到有幾艘美國軍艦停泊在遠離古巴海岸的多明尼加共和國海岸時使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團所感受到的窘迫情形一樣。<sup>4</sup>

七四. 爲了要支持目前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的代表的地位，有人認爲可以提到與我國有關的一些事實。當然，美國的子弟曾經在世界各地的戰場上流過血；我毫不懷疑，從公開提到我國的事情所表現出的興趣，顯示了美國在必要時也會願意爲了喀麥隆而一灑美國的血。

七五. 我沒有意思要否認或證實在本講臺上所講述的那些事例。我曾經向我國政府請示，以便在必要時就此事發言，我想，在接到訓令以後，我當然可以這樣做的。我感到遺憾的祇是，當我國受到不公允的宰割，以便使我們的一塊領土能夠被當作一件禮物送給一個鄰邦的時候，卻並沒有人表示過同樣的關懷。

七六. 最後，我希望美國代表團會常常堅決地保衛喀麥隆聯邦共和國的利益，尤其是在這些利益真正受到損害時所進行的辯論中能夠做到這一點。

七七. 主席：我現在請蘇聯代表行使答辯權。

<sup>4</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份補編，文件 S/4992。



七八. 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我決定要行使答辯權, 是因為美國代表提到了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指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連與蘇聯也不能和好相處。我覺得美國代表會說出這樣的話, 那祇有請他問自己的良心了, 我必須直截了當的告訴他, 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要想就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進行挑撥離間的任何企圖, 是不必嘗試就註定了要失敗的。

七九. 我覺得對於這一類的說法, 根本就不必申論; 但我現在既然行使了答辯權, 就想乘此機會指出, 美國政府的代表在發言時對於本大會與全世界當前所遇到的那個迫切問題, 就是恢復偉大的中國人民在本組織的合法權利的問題, 始終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八〇. 在今天美國代表的發言中, 根本就沒有就問題的實體提出過任何論點, 對於全世界都在提出、並由蘇聯代表在今天早晨提出的一些重要論點也始終沒有作出任何答覆; 假如我們願認真的爲了整個組織、爲了鞏固世界和平, 而不是爲了任何個別國家的利益, 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 那末我們所提出的那些論點是必須要予以答覆的, 是不能規避的。

八一. 今天早晨我曾說過〔第一〇六八次會議〕, 中國發生了一次人民革命, 建立了一個新的人民的權力機構, 成立了一個新政府。在你發言時, 美國的代表先生, 你也無法否認這一點。這是一項活生生的事實, 必須要顯到的。

八二. 我說過, 聯合國不能管到任何國家的內政, 包括中國的內政, 因此, 聯合國無權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內問題。你對這一點是否作了答覆? 沒有。你無法否認聯合國憲章禁止對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家的內政進行干涉。你不能否認這一點; 假如否認了, 那就將是與憲章的規定直接牴觸, 而你也就不能建議聯合國採取此類行動了。

八三. 我在今天早晨也說過, 來自臺灣島的一小叢叛離份子無權代表偉大的中國人民。對於這一點, 你也無法回答。你終究無法否認, 這一小叢叛離份子不能代表偉大中國的六億五千萬人民發言。你不能否認此項事實, 所以就這一點來說, 你已經無法可以自圓其說了。

八四. 對於我們的意見, 你到底曾提出了什麼答覆呢? 對於許多國家, 尤其是剛纔發言的那個小國的代表所提出的使人深爲信服的一些新的論點, 你難道也找不到答案嗎? 請問, 你能作答嗎? 你說, 中國政

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國內外政策不合你的意願; 所以你就對中國的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大肆毀謗。

八五. 你會就中國的國內情勢提出了許多不值一笑的資料; 你對中國的公社等等, 大加批評; 可是我要告訴美國代表, 每一個成年人都能清楚知道, 在美國本國也有許多國內問題, 可以讓我們大加渲染, 使美國顯得很不光彩。在本會堂的每一個人都能清楚知道, 美國的種族問題、各洲之間的問題、政府、統治階層與各階層人民之間的關係, 也都不是完全協調的。美國的一切事務都可以加以批評指摘。可以批評的地方很多很多, 可是我們之中也沒有人敢說, 因爲美國內部資本主義結構的不健全, 這個國家不配參加聯合國爲會員國, 而必須把它排除在聯合國之外。

八六. 我們並沒有這樣說, 因爲我們都明白事理。祇要是明理的人, 怎麼能夠說因爲某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權不合他的心意, 就主張不要讓那個國家在聯合國中享有代表權——更何況在目前的例子, 所指的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 這些問題都已經由該國的人民所自行決定了的? 怎麼可以跑到聯合國的講臺上, 不管憲章的規定, 不顧或甚至違反了憲章, 告訴我們說: “請看, 我們對於這類事情不喜歡, 所以我們不願恢復中國的合法權利”? 而且, 你認爲中國的外交政策應該受批評的又是哪些點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行動; 你引述了好些可笑的事例。可是今天我們也舉出了一些例子, 你對此卻無話可說。我們曾指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爲推行其外交政策的一項行動, 已經將其軍隊自朝鮮撤出, 而你們卻並沒有自朝鮮撤退你們自己的軍隊。難道這就是說你們應該被排除於聯合國之外嗎?

八七. 我們也談到過越南、寮國等等; 可是你卻大肆恫嚇, 說假如我們讓人民中國來到這個講臺, 那將是多麼的不堪設想。你想威嚇所有的小國, 告訴它們說, 假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政府的代表來到這個講臺, 它們的日子就會不好過。你對每一個人都要威嚇; 可是剛纔還在這個講臺發言的像柬埔寨那樣的一個小國的代表卻並沒有因而被嚇倒。柬埔寨與偉大的中國是緊鄰, 這個國家雖然是一個小國, 卻並不害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行動, 並且勸請你依據常識的判斷, 而不要依據你們的階級感情來解決這個問題。它向你呼籲, 說它並不害怕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到這個講臺。你並沒有能嚇倒這個小國, 它剛纔已經很清楚、

很坦白地就這個問題表示了意見——那些意見都很公允、很合理的，也是符合於聯合國與世界和平的利益

八八。我還可以提一提的是，爲了支持你所謂中國侵略之說，你曾經小題大做的提出了一項論點。你曾提到了一些關於傘兵，或其他在喀麥隆策動叛亂的事例。可是，在你講話以後，喀麥隆代表卻起來請你不要利用這樣的事例來借題發揮。他說，在接到他的政府訓令以後，將就此點提出答復，可是從他的言語中可以清楚知道，他請你在談到你們對中國的政策時，不要把喀麥隆牽連進去。

八九。然而在提到喀麥隆時，你提到了傘兵部隊，以及某些軍事人員正被遣送到某地——雖然沒有人能確切知道到底是什麼地方；即使喀麥隆代表也無法證實或否認你所提供的情報，不過無論如何，他已經請你不要提到這種事情。可是，全世界都知道，美國爲了要武裝侵犯古巴而準備在古巴登陸，使傘兵部隊與數千“流亡份子”在該地登陸，並全力協助訓練這些“流亡份子”，以便大舉侵犯。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在上一屆大會時，這件事曾特別被提出來討論過。你沒有否認這一點，因爲這是無可否認的。你們在古巴犯下了血腥罪行，證據俱在。憑這一件事情，假如要依照你們的說法，那末我們就應該要求把你們從聯合國中驅逐出去，因爲你們策動了對古巴的侵犯。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因爲我們是明白事理的。我們知道，像美國這樣的一個強大國家是不能被排除於聯合國之外的。我們可以對美國作嚴峻的批評，也可以要求它改變立場，尤其是在那項立場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的時候。可是，假如有人要提議將美國自聯合國開除的問題，那就顯得不很明白事理了，因爲除非有那些最爲強大的國家參加，整個世界，當然也連聯合國本身在內，都會無法存在。你提議不要讓世

界上最大的國家，一個擁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在聯合國中享有代表權，因爲你似乎在某些地方發現了六名傘兵——也許是你們的情報人員所發現的——於是你就根據了這一點，認爲決不能讓中國來到這個講臺。

九〇。難道這一類的論點也可以認真提出來嗎？難道這些論點真可以作爲一項重要政策的根據嗎？我想，在本會堂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些論點是荒謬可笑的，不管是就憲章或是就常識來說，都是沒有根據的。從你的發言中，可以清楚知道的另一點，就是你害怕你們會喪失在臺灣的軍事基地。這是可以很清楚的從你的發言中聽出來的。除此以外，同樣明顯的是，你們害怕會失去你們在所有聯合國機構中的信得過的、可靠的代理人。你們害怕你們會在安全理事會中失去一票——你們的代理人所投的一票，這個代理人是依照你的旨意而投票的；你們將會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在任何其他聯合國機構，在大會——雖然一般地說，在大會所投的一票是無足輕重的，很少人把它當作一回事——失去一票。總之，你認爲假如你們失去了那位靠得住的代理人，尤其是假如你們喪失了在臺灣的軍事基地，那是很危險的。這就是你所害怕的事情。所以，你因爲自己受了這種恐懼的驅使，就來到這個講臺，要想嚇唬整個聯合國，指說假如我們把蔣介石的代表自本組織驅逐出去，並把他們所佔有的席位交給偉大的中國人民的真正代表，那就會大禍臨頭，天也要塌下來。

九一。但是，這不能算是一項政策；這不過是爲了要保護你們自己的自私的軍事利益，而施展出來的可憐而又可鄙的花招而已；這樣的情形，必須要加以制止，必須要代之以一項保衛和平、促進國際合作，使我們的組織能夠真正的具有國際性格的現實政策。

午後四時五十五分散會